



徐行者 著

红色女儿兵

北方文艺出版社

红色女儿兵

徐行者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59年·哈尔滨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在长征时期，一支女游击队对敌斗争为内容的中篇小说。

1934年，活动在井冈山下的某游击队。由于突然遭到敌人袭击，几个女同志与人队失掉联系，她们自动组成红娘子游击队，在敌占区进行神出鬼没的活动，最后与人队会合的故事。

紅 色 女 儿 兵

徐 行 者 著

封面設計·插图：富朋志

北 方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8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 1/4 插页2 字数53,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

书号：0034

目 次

“共产党万岁！”	1
误入虎穴	7
红娘子	11
找党	18
受困	21
白匪烧山	25
雪山夜歌	29
訪“隐士”	35
活捉独霸天	39
宣傳活动	45
党的消息	47
血海深仇	50
活命的粮食	55
松柏长青	59
出龙潭入虎穴	64
红娘子赴宴	69
水流千轉归大海	74

我曾在一支英雄部队里生活了近十年时间，前辈们常向我谈起这支部队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那段艰难动人的经历。

几年前，我幸运地得到访问这支部队发源史的机会。有几位革命妈妈又为我详述了下面的故事。因为述说者不止一人，为了写作上的方便，我借用了故事中一位主角的口述语气，写下了这个故事的片断，并在情节上作了大胆的压缩。

在这种神话般的时代里，我衷心地祝福我的前辈们无比健康而幸福地工作着、生活着、前进着……

“共产党万岁！”

1934年的一个秋夜。

在井冈山东北的武功山脚下，道路崎岖，我和小红边爬边走，不敢停歇。整整两天两夜，我们没有合—合眼，也没有吃一粒粮。

红军长征北上，白匪杀入苏区。秋风悲鸣，山林哭啸。四处的山村里，传来断续不停的枪声。滚滚烟火，无边无际。村庄着了火，野树林也着了火。这火的大海向我们身边卷来！……

我们丝毫也不感到恐怖，只是愤怒。心在激烈地跳荡着，仿佛快要跳出胸膛了。

我是一个红军医院的指导员。由于敌人的突然袭击，医院和上级失去了联系。在粮尽弹绝的情况下，伤员们组成一

一支游击队，准备上山坚持。在轉移过程中，不料遇到一隊白軍。为了讓同志們安全进山，我帶領几个工作人員在后面掩护。战斗打响了，当我亲眼看到伤員們順利撤进深山时，身边战友們在敌人凶猛的火力网下，先后牺牲，只留下了十四岁的小紅。我压抑着滿腔怒火，洒下串串热泪，悲痛地离开了烈士們的遗体。

我們和剛組成的这支伤員游击队失去了联系。現在，剩下的只有我和一个还不很懂事的女孩子——小紅了。我們唯一企求的是：找到党，找到部队！

“姐姐，歇会儿再走吧！”小紅实在太累了，由于飢渴，她的嗓音有点儿嘶哑。

我只得同意了。

当我在一块石头上坐定的时候，小紅將她的胸膛貼近到我耳边，說：

“姐姐，你听！我的心跳得多乱，怕是要炸啦！”

我隱約見到小紅的一双大眼里，充滿了綫綫紅絲。仇恨的怒火在燃燒着这个孩子的心灵！

“小紅，別难过，我們一定能找到党！”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恰当的言語來安慰她。

“人哩？我們的人哩！血都流成河啦！”小紅說完這話，放声大哭起来。她一头扑到我怀里；我用双手撫摸着她的小臉。这孩子，是个从小便失去父母的孤儿，由紅軍的後方机关，从一个土豪家里撿來撫養長大的。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別人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小紅”這名字还是我們替她起的。她在醫院里帮着作些零活，伤病員們沒有不疼愛她的。

“小紅，別瞎想！”我貼近她耳朵，柔声地对她說：“共产党

人是杀不光的，越杀越多！紅軍还要回来！”

“我懂！”小紅站起来擦擦眼泪，催我說：“走吧！”

我們的目的地是牛形山。因为伤员同志們上山前曾經研究过一个活动計劃，估計牛形山不会引起敌人注意，打算暫住一个时期。我想，到那里也許能碰上自己人。

借着黯淡的月光；見到对面山上有人冲我們走来。两天来，这是我們見到的第一个人。

我和小紅警惕地藏到路边的一块浓密树丛里。

来人漸漸走近了，是个中年妇女；步伐急促。我仔細地瞅了瞅，見她身后无人跟着，便从树丛里走了出来，站在路边等她。当她走近，猛不防瞅見我时，似乎楞了楞。

“大嫂，你是本地人嗎？”我問。

“是啊！”她一边仔細地打量着我；一边气冲冲地突然反問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坦率地說出了我們的身份和处境。

真想不到她竟大胆地信任了我們，而且还告訴我們：也許她能設法幫助我們找到部队。

大嫂將我們帶到一个小村舍上，这里只有几座残破的房屋，空无一人，連鷄犬都不見一只。据大嫂介紹說，村舍里的老老少少，早在十多天前，就牵着耕牛，藏起家具，进入深山了。她回来的任务是：將埋在牆脚下的粮食，赶夜搬运上山。

我們来到了大嫂家里，这只是一間空大的房屋，連原有的間壁都拆去了。地上零乱的堆着一些破烂物件，上面罩着一层厚厚的灰土。

大嫂点燃了一根松枝，蹲在灶台下面，撬起地上一块大方磚，探手掏出几把白米来，說：“先做飯給你們吃！”

我也沒有謙讓。

我們一面做飯，一面談着。大嫂姓何，丈夫在不久前，跟隨紅軍六軍團長征北上了。家中只有一個六十歲的公公，也隨着村里老鄉一齊躲在山里。大嫂僅有一個兩歲的女兒。前幾天白狗子搜山，大家都躲在山洞里，偏巧這孩子哭起來。公公從她懷里抱走孩子，用手捂着嘴鼻，孩子才停住哭聲。可是白狗子走后，她發覺女兒已經停止了呼吸。當時公公哭得死去活來，她却忍着辛酸去勸慰公公。她對我們說：

“爹做得對，當時山洞里藏着百十口子哩，不能為了一個娃娃壞了大家！”

說完這話，我發覺她眼睛里噙着淚水，她扭過頭去，悄悄地用袖口拭了拭眼圈。她從鍋里舀出半瓢水來，接着便將話題岔開了。她告訴我們，有一支紅軍留下的游擊隊在附近活動，隊長姓洪，是個女的。藏在山上的老鄉們已經設法去聯系了，大嫂勸我們也跟隨她一齊上山。她滿懷信心的說：

“你放心，黨怎么能忘記我們的紅區群眾哩，留下的游擊隊多着啦，准能找到！”

“姐姐，”小紅在動員我：“跟大嫂上山吧，能找到洪隊長的游擊隊就好啦！”

我點了點頭，在認真地思考着。

飯已好了，雖說沒有一點菜，但却吃得十分香甜。不料，“叭”地一聲槍響，屋外突然有人叫喊：

“什麼人，快出來！”

我迅速打灭了灶台上燃燒着的松枝，掏出了手槍，招呼大嫂和小紅沖出去。這時，大嫂非常鎮靜，她將我和小紅拉到屋子的一角，扒去幾塊磚頭，牆腳露出一個大窟窿來，大嫂強拉

硬推地讓我和小紅先鑽出去。

我們鑽出的地方，正是臨近山腳的房屋後身，草樹叢生，便於隱藏。

這時，屋前人聲雜亂，手电光亂閃。我估計至少有一個班的敵人。

大嫂為什麼還不出來呢？我焦急地悄聲呼喚她。誰想已經來不及了，我聽到大嫂在憤怒地斥責敵人：

“想殺人嗎！我犯了什麼法？”

“好個土匪婆，真有你的！來人，替我綁起來！”

屋子裡傳出一陣打罵聲，何嫂在反抗，掙扎。

“滿山盡是我們的人，你們去殺吧！”何嫂大聲叫喊著，也許她是有意提醒我們，叫我們快些離開。我拉了拉小紅的衣角，示意叫她先走，可是小紅沒有理我。

理智在催促我逃走；然而一種巨大的感情魔力，卻又在无情地捶打著我的心靈。我憤怒！這需要用多么大的毅力去壓制它，不讓它爆炸啊！

終於，我帶著小紅悄悄地向前爬行了幾十步，在一片深齊膝蓋的草地上趴下了。

“搜索！”一個敵人象野獸似地大聲狂吼著。

紛亂的脚步聲，由遠而近，但我沒有在意。我全神貫注地搜尋著何嫂的聲音。好半天，沒有聽到她叫罵了。

“不會錯！我親眼見到三條人影進村的！”一個匪徒用肯定的語氣說。

“你這濕眼女人，快招！”

“說，從哪兒來的？有幾個同伙？”

她沒有回答，跟著便是一陣皮鞭的抽打聲音。

脚步声逼近了，两个手持长枪的大汉，迎面走了过来。我一手握着短枪，一手按着没有战斗经验的小红，等待这即将发生的一切事件。

两个白匪越走越近，很快就要踩上我们的身躯了。雪白的手电光几次从我和小红的身上闪过。我感觉得出紧挨我趴着的小红，全身都在微微颤抖着。不用说，她是多么激动而紧张啊！

我的食指按在扳机上。

真是祸不单行！不料从我们左侧的树林里，又窜出两个敌人来。于是，四条手电光交缠在一起，忽远忽近的闪烁飞舞着。

迎面来的敌人停下了，从左侧来的敌人紧靠过去。四个敌人呈“八”字形地围拢着我们。我们屏住呼吸，不敢出气。

“分明是一个，硬咬定是三个。他想升官发财，害得老子们一夜没睡觉！”一个家伙气呼呼地骂着。

“老弟，小心点！这回，乌老板也亲自出马啦，他老人家是不见红血不收兵。杀不了共匪，咱哥儿们就保不准谁要来填空；独眼龙队长还看人家眼色办事哩！”

“听说，乌老板要当团长啦！”

说着说着，四个白匪合成了一路，四条手电的白光向远处乱晃着，吆吆喝喝地从我们身边擦了过去。

我也出了一身冷汗。小红使劲地揪了我一把。立即，我的心又飞到屋里何大嫂的身旁了。

“你们的人都藏在哪儿？说吧，说了有好处。知道吗，我是中队长，说一句算一句！”

“独眼龙，不要脸的东西，你还有脸站在我面前！”何大嫂

嘶哑地叫喊着。

“替我打！”独眼龙咆哮着。

“队长！请慢点！”一个象喝醉酒的人，操着含糊语音。跟着是一阵尖厉的狂笑，使人听了毛骨悚然。

有好几分钟功夫，一直处于可怖的沉寂状态中。

“我要烧！”语音含糊的人在咬牙切齿地发令。“队长，请马上动手！”

“是，乌先生！”

.....

火苗窜过屋顶，浓烟弥漫着夜空。我的耳边，响着何大嫂雄壮而宏亮的最后呼声：

“共产党万岁！”

誤入虎穴

党在哪儿？游击队在哪儿？我们日日夜夜地寻找着。

半个月来，小红和我辗转在深山密林之间。我们过着难以忍受的原始生活。野兽经常出没在我们的身旁。我们吃的是树叶草根，睡的是荒穴野洞。

我们跑遍了无数山头，见不着一条人影。

夜晚，偶尔穿行过一两个小山村，都只留下一堆瓦砾灰烬了。难道苏维埃就这样结束了吗？难道我们的人都给杀光了？不能！决不可能！

根据方位判断，我们已经来到了安福县的北乡。

黄昏，我和小红蹲在一座不知名的山头上，从树林的缝隙中，俯首向下看去，山脚似乎有座不小的村庄。

这天夜晚，空中落着毛毛细雨，无星无月，一片漆黑。这

时，我四肢无力，象是瘫痪了一般。一路連滾帶爬，总算勉強挨到了山脚下。我們趴在水沟边上喝了点水，略略喘息了一会，为了找点吃的，便壮着胆子进村了。

我們在一条小巷里蹑手蹑脚的走着。許多人家的門窗里，都透出雪亮的灯光。耳边传来喝問口令的声音，显然，我們在无意中闖进了敌人的巢穴。正打算悄悄退出村庄的当儿，不料巷头上来了个醉汉，迈着踉踉跄跄的步子，嘴里哼着肉麻的下流小調。

急中无奈，我拉着小紅往道旁一閃，又悄悄地翻过了一个半人來高的篱笆，进到一座菜园里。我們來不及辨清这里长的是什么蔬菜，也忘掉了自己的危險处境，却乘这机会，狠狠地饱餐了一頓，直到胃里不断地涌出酸水时为止。

我們发现正对着菜园的，是一排高大的房屋，很象是座祠堂，繞过它便是山坡。仗着天黑，我們偷偷地摸索着走了过去，打算从这里抄近道上山。

迎面的正屋里黑洞洞的，象是堆着稻草，一轉身是間廂房，从半掩着的窗戶外一看，只有桌上亮着一盞油灯，灯下摆着一碗白飯和一碗紅燒猪肉。地上是一排通鋪，牆上还斜挂着一根步枪，这显然是白匪的住舍了。当我看清了屋里无人之后，不覺犹豫了会儿，真想进去順手摸点东西。

不料，巷里发出一陣嘻笑声，我和小紅急忙鑽进就近的那間堆滿了稻草的黑洞洞屋子里。

真有那样的巧事，我們刚鑽了进去，几个白匪打打鬧鬧地进了廂房。显然，我們又要倒霉了，只有冷靜地等待着事态的变化吧。

一个白匪在嚷：



“老哥行行好吧！帮我烧点水喝喝。嗓子快冒烟啦！”

“誰叫你讓人家灌那么多屁酒的！”

“老毛病，見不得娘儿們。嘻嘻！”

“.....”

我顧不得再听下去了，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得想法立即逃走。可是，往哪儿走呢？敌人近在咫尺，稍有动静便会讓他們发现。我定定神，发觉我們蹲的这屋子正是一家祠堂，稻草杂物等占去了半边屋子，另半边架着一口小鍋。正中立着一座小木屋，一面玻璃，三面木板。里面站着一列列大小不等的祖宗牌子。

我們繞到这小木屋的后身，发觉它下半截是个空蕩蕩、黑洞洞的方窟窿，勉强能容下两人，这真是喜出望外，我們赶忙蹲了进去。

蜘蛛网密密层层，連眉眼都給纏上了一圈，嘴吹不走，手拂不掉。一种刺鼻的霉味，袭入心肺。

一陣嘩哩嘩啦的乱响，有人来了。我們立即不再动弹。这时，我隱約覺得腿肚上有个东西在蠕动着，用手輕輕地拂了一下，非但没有拭去，反而火辣辣地痛得难受。我使劲用手一抓，却捏着了一条約摸三寸来长的蜈蚣，掌心接連被叮了几口。我使尽全身力气，紧紧捏住不放，蜈蚣大概死了，手掌和腿肚却馬上肿痛起来。这滋味可不好受，心都痛得痠攣了，但又不敢哼出声来。

有人在說話：

“老弟，水是我挑来的，这火可該你生啦！”

“你这小子啊，吃不得一点亏！好吧，我生火，你搬柴！”这家伙突然压低了声調，用一种神秘的語气問：“喂！老兄，二班

前天丢了枪，你说，能是离开的玩笑？”

“这小子，平常横眉竖眼的，仇人太多！”

“我看，这枪丢得蹊跷，保不准是红字号的把戏！”

“哪能！这阵子，咱独眼龙中队所向无敌，红字号的可没那份胆量！”

“别那么说，人家能人多着哩！前天，我听老乡说，有个什么叫红娘子的，双手能打枪，来去快得一阵风似的……”

下面的话，声音很低，我没听清。不过，我相信这白匪说的是实情。共产党撒下的红色种子，苏维埃燃起的革命烈火，决不是敌人能消灭的！

红 娘 子

我们逃出了匪窝，沿着高山密林走去，日日夜夜，风里雨里，历尽了人间的艰辛，漫无边际地寻找着党，但却没有结果。

一路上，我们也碰到一些零星的避难群众。他们藏在深山穴洞里，正如我们一样地迫切想知道红军消息；但，我们无法使他们满足。

这天早晨，太阳刚刚跳出山头。山脚下的潺潺流水，如泣如诉地响个不停。片片枫树染红了大半个山林。

我们从山腰两块崖石的缝隙中，俯首向下看去，我的感情顿时象海水似地激起了汹涌波涛。这是多么熟悉的土地啊！

那边一所高大的房屋，原是我们的“列宁祠”！

跨过“列宁祠”前的那条小河，有一排墙壁上还留着红军写下的标语“拥护苏维埃！”

我们又返回钱山了！这里的群众被杀去一半以上，山沟里躺着尸体，大树上吊着尸体，鲜血染红了山林！

錢山，這紅色的土地，她勾引起我無數回憶。這是出生我的地方。我的唯一寡母，曾在这里帮着地主扛活，度过飢寒交迫，任人欺凌的大半生，一把泪一把汗地将我撫養長大。如今却不知下落了。

在錢山，我曾面對着寫有 CCP 的紅色黨旗，莊嚴地讀了那六句終身難忘的入黨誓詞。

錢山啊，錢山！當你蒙受這血海深仇時，你的女兒却只能洒下一串串辛酸的淚水，這是怎樣的恥辱與痛苦。你放心吧，我不能忘記你，活着就要鬥爭！我們一定要回來！

突然，小紅一聲惊呼使我蘇醒過來。

我發覺左側不遠的地方，有個女孩子騎在一棵大樹杈上，一动不动地注視着我們。看樣子，她早就窺見我們了，我緊張地摸了摸腰間的手槍。

“喂，小鬼！”對方盯着小紅，很不禮貌地說，“看，你糧袋上還有紅五星哩！——說實話吧，是紅軍嗎？”

我沒有吱聲，小紅晃了晃她那根長槍，示威式的哼了一聲。我揣摩着對方的身份，真有點象個紅小鬼。

“你們是哪個單位的？”對方又發話了。那神氣，好象我們是她若干年的老朋友一般。

——“你管得着！”小紅到底是個孩子，顯然她對這位傲慢的陌生人有點惱怒了。

“別瞞我啦！瞞不過我。你們穿的衣服雖說破了些，——就是爛成灰我也認得出，這是紅軍里發的！”

我沒有急于說話，仔細地端詳着對方。看來，她只有十三四歲，薄嘴唇，細眉毛。在一副顯得十分機靈的面孔上，嵌着一對圓溜溜的烏眼珠。她見我在打量着她，便挑畔似地說道：

“这位大姐，不認識我吧！”

我搖搖頭。

“知道紅娘子游擊隊嗎？紅娘子——洪隊長，”她故意將右褲腳向上一抹，裹着綁腿的小腿肚上，露出一根烏亮的駁壳槍，“看樣子，你們是自己人，——不過，万一你們是白匪，我也不在乎！”

“對，我們是紅軍！”我說。

她感到興趣了，立刻從樹上跳了下來，問：“那麼，你們單位在哪？”

“單位？”我嘆了口氣，“早就失去聯繫了！”

“是啊！我估計你們象兩隻孤雁！真倒霉！”她非常泄氣地說。

我進一步問到她們是否仍和上級黨保持聯繫，可是她的答復也使我失望了。她先是哈哈一笑，接着說：

“上級黨！我正請你們幫着找哩！”

“好吧，那我們就先參加你們的游擊隊！”我毅然地說。

“就是一枝槍嗎？”她看了看小紅手裏拿着的那支破舊的“鐵錘子”。

“還有較短的！”我將自己腰間佩着的小手槍亮了亮。

“這種槍不頂事！”她搖搖頭。“唉，可惜你們是女人，不頂事！”

她接連說了兩個“不頂事”，這可使我有些激怒了。這種傲慢的態度，實在是同志間少見的。我頂了她一句：

“難道你是男人嗎？”

“哈哈！”她滿不在乎地笑了笑解釋說：“上次有個女的，要參加我們游擊隊，洪隊長可拒絕了，她說她一定吃不了苦——